

李漫林序

容我漫索

三石楼主曾宓评传

李仲芳 著

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祝平凡
装帧设计 惠清风
责任校对 陈昌林
责任出版 葛炜光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容我漫索：三石楼主曾宓评传 / 李仲芳著. - 杭州：
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，2005.11
ISBN 7-81083-440-1

I.容... II.李... III.曾宓-评传
IV.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28449 号

容我漫索·三石楼主曾宓评传

李仲芳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地 址 中国·杭州南山路 218 号 邮政编码 310002
制 版 杭州东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利丰雅高印刷 (深圳) 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 16
字 数 85 千
图 数 235 幅
印 数 0001-1100
ISBN 7-81083-440-1/J·421
定 价 180.00 元

生命的漫索

一

容我漫索！

一座平缓的峦坡，将长空兀然切落，墨色让天地一色，云气从坡上滚过，因为空，坡上没有牵挂，没有草禾，天与地彼此都在纯化，把单纯留给漫游者的吟歌……

好个“漫索”。“索”是寻觅，是探求。“漫索”，无拘束、无边界的寻求。在亚洲东大陆的原野上，二千年来唱着那长歌：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这歌悲壮凄烈，铸就华夏民族的一根筋。那“漫漫”从脚下涌向天边，又无始终地不断涌来，现在，凝聚在那山坡，那坡顶的远方，漫动无际，同时也浮游着远行者所神会的岁月和生命的辽阔。

这是曾宓先生的世界，一个真正漫游和求索者的世界。

二

曾宓先生从鼓山与左海之间的童年，从“痴迷黄宾虹”的青年学生，到80年代发显而为自家笔墨，凡数十载，或扇厂生活，或文革磨难，始终随着生活的际遇，持着漫远的追索。在他的性情之中，天然地存着一种“漫”态：少语而多沉默，率性而富迁想，表

面漫不经心，内里却暗自用功，不善运动却无所禁忌，看似迟讷，又常常心游天外，志在凌云。他仿佛在吴山峰径上漫行，却从来没有固定的线路，没有不变的方向，让这山道上的每一处活在心里。最后这山道渐渐不存在了，从脚下消失。曾宓精研众多古典名家，精研八大、蒲华，尤精宾虹先生的笔墨。他博采众长，从群峰上一一游过，却始终向着远方的天际漫游。

曾宓先生毕业于文革之前，成名于文革之后。在这一段岁月中，文革是每个人，尤其是每个艺人都无法跨越的人生记忆。那又是一片废墟。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毁去，去满足一种原始却带着自残倾向的冲动，曾经的文化和财富不仅要遁形，而且要被人们从心灵上抹去。文革就是在每个亲历者的心灵上留下废墟。应当看到，曾宓先生这一代人，在他们的生存境域中，被深深开启的，或者说被深深地隐藏着的正是这份面对废墟的存在记忆。他们正是在这个废墟中体验半是毁灭、半是新生的亲历的存在感的。曾宓先生的苍然的墨色，内敛的真气，密集的构图，正是面对这废墟，这隐而不发的存在界域而显露出来的生命真实。但曾宓所用的仍然是那个“漫态”，沉默，隐忍，不抗争，包裹在日常弱态之中，至少言寡语，或不言不语，尽可能放弃听力和口舌的功能，活在那个时代的角落里，活在自我封闭的“他方”。这个“他方”是一个人独自与古今往来的世界，可以由着他倔曲的个性，由着他放纵的“漫态”。谁能够说，这种内心绝然封闭的状态，不对他的艺术产生“脱胎换骨”的塑造呢？那性情的幽漫内向，在这内心的废墟之上，进一步深潜和放逐。正是在那时，曾宓性格上的漫态，渐渐演变而为生存的漫态。

整个60、70年代，曾宓的“漫索”是在这样一边是极度封闭、一边却是自我放逐的状态中，呈现出来的。这是一个罕见的差异性

的分裂状态，多少人都在其中沉沦。但曾宓先生却以他特有的“漫态”，那外在木讷、内在极度自由的“漫态”，贴着生存的底线潜行。正是这种潜行，带着无规定、无边界的期许，在多少个夜晚和孤寂之中顽强执行，为曾宓赢得了时间，赢得了自由，赢得了一份自我放逐的默认和任命。这“漫”，在漫长的审思践行的岁月中，发显而为远道的莫测和渺永，也发显而为远修的重任和使命。于是这生存的漫索依着一个载行载浮的艺术生命，最终发显而为生命的漫索。曾宓先生那一代人中没有几个能够将当时的生存状态，上升而为生命和艺术的状态。而曾宓却是可以以他的艺术回到那个时代原点来加以审视的。

三

石涛说：墨海中立定精神，笔锋下决出生活。笔墨中包蕴着生活、精神、气韵。六法第一，气韵生动是也。何谓气韵？气是由内向外发显的骨气，韵是由外向内应和的回响。骨气代表着阳刚者的品质，天行健，君子当自强不息。回韵代表着柔和者的品质，地在坤，厚德载物，浑然内敛。气韵实质上就是这内外应和、相互运动着的生命体。生命之体不可强夺，只可在人与世界同在的界域中“漫索”。这其中还包涵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生命抉择。曾宓深研笔墨的要义，他让自己演化成磊落的山石，让那笔、那墨在上面流淌。那笔墨映现着山石的平坦与坎坷，那山石承受着笔墨的飞流与迟滞。于是他的生命注定是要在这里郁结而为独特的气韵。黄宾虹先生在青城山风雨的题画中道出真谛：“北宋多画阴面山，如夜行岩壑间。”曾宓先生面对文革的废墟，那白日封闭、夜晚苦练的生命潜行，必须要发显而为那种黑密的笔锋、厚重的墨韵，必然要表现出重负与出逃的、虚实关系的微妙机变的。有许多人学曾宓先生

的墨法，也集得不少的宿墨，却不知那后面的一番严酷的磨练，那生命使然的气韵却是不可学而仿之的。可见者笔墨，不可见者正是这种生命的漫索。

曾宓先生的身上，总带着太多的矛盾的东西。他的血压有问题，为了疗治，他练习美声歌唱；他是一个合适穿长衫的人，却常常西装笔挺，而且还是白色西装；他自小喜水彩，以致他的人物画中总有一番生动的风情；他喜欢“冷抽象”绘画，在里边体会和享受着简练与单纯；他也喜欢德国表现主义绘画，喜欢那被激情燃烧的造型。他一任自己以生命的本色去亲近不同的东西，用漫游者的静思默想来咀嚼前人的“生活”，当他将这一切嚼透了之后，倾吐出来，就成了生的、活的机契，成了率性的生命的确然。90年代，当生存的状态舒缓下来之后，他一方面保持“夜行岩壑间”的沉厚和苍然，另一方面又以生活的真实感受记写风情人物，让眼睛所观的一切活到画中来。曾先生时而在自己的笔墨世界中漫索，时而在现实生活的真趣中远游，并修练出一层天真、一份独有的记写人生的野逸天趣。

“逸”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高境，甚至是至高境，非常人画家所能为。它首先以纯真为基础，又以返朴为归依。如何得以纯真，是每个艺术家的追求。如果追求太重，却先失了纯真。纯真是生命完全放松之后的自然呈现，是在技术性消隐、漫不经心之时才得以存身。曾宓先生笔下的风物人情往往有一种稚态，一种笔墨与造型相得相忘的醉意，一种漫不经心却又曼妙得意的率性。这些正是他的漫索连其自身都忘却之时的状态。这时的笔墨直放纯朴，如涂鸦，却分外有情致；如稚笔，却贯着生命的原象。曾宓生命漫索的意义就在于它本身始终处于进行时态，始

终守着不定型、无边界的生态，始终保持着生命发生之时的天真和鲜活。

四

“洞庭青草，近中秋，更无一点风色。玉鉴琼田三万顷，着我扁舟一叶。素月分辉，明河共影，表里俱澄澈。悠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说。”宋人张孝祥的一首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极妙，其妙处虽“难与君说”，却正好落在了曾宓先生的画卷之上。“表里俱澄澈”五字，真是人天一体清明。唯此清明，漫漫人生俱呈境界。“应念岭海经年，孤光自照，肝肺皆冰雪。短发萧骚襟袖冷，稳泛沧浪空阔。尽收西江，细斟北斗，万象为宾客。”这是何等的漫索！

容我漫索，此是天意，还需问今夕何夕？



2005年11月9日

于杭城之江饭店

目录

童年·家史 /003

传承·探索 /019

遭际·性格 /033

领悟·识见 /057

笔墨·构成 /079

养气·致远 /097

附录

曾宓艺术札记选 /119

曾宓文存

画人杂说 /145

在深度中求新颖 /165

画作 /173

童年·家史

福州，位于福建省东部闽江下游。这里背山依江面海，地理环境优越，气候十分宜人。漫步福州街头，随处可以看到绿荫满城，暑不张盖的古榕树，福州因此还有“榕城”之美称。

1933年冬，著名中国画家曾宓，就出生在这座城内的一个叫东街竹林里的知识分子的家庭。



有必要廓清一个事实，就是画家曾宓先生的真实年龄问题。很多（几乎所有的）介绍曾宓的文章都把曾宓的出生确定在1935年，已经步入晚年的曾宓，不知道他已经填写过多少带有出生年月的表格，他自己也已经习惯在出生年月一栏填上1935年。

其实，曾宓出生在1933年，农历癸酉年。按照传统的生肖，曾宓属鸡。这是甲申年夏，我与曾先生在湖畔居茶楼喝茶时，曾先生亲口告诉我的。

画家齐白石也有一个年龄问题，齐白石在他74岁时，听信相士之言，用了“瞒天过海”法，逃过75岁的关口，自称77岁。齐白石是虚增两岁，而曾宓是减去了两岁。曾宓年纪报小两岁的原因，是解放前夕，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壮丁。对于曾宓的属鸡，曾先生的忘年交、同籍福建也同是属鸡的画家尉晓榕很是有些欣喜，在一起参加的一次画展的开幕式上，我与尉晓榕聊起曾先生，阿尉对我有此戏言：属鸡的画家往往就是大画家，潘天寿、程十发先生也是属鸡的。

曾先生作画落款，习惯用“三石楼主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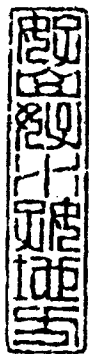
早几年，我曾经就画家曾宓的别号“三石楼主”，专门请教过曾先生，曾先生回答说：“三，是多的意思。老子有言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有了三，万物就生生不息。”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怀疑曾宓别号“三石楼主”中的“三石”，在潜意识里是受到过“三山”的影响的。五代时期，闽越王扩建福州城池，将风景秀丽的乌山、于山、屏山三座山也圈进了福州城内，从此福州成为颇有独特的“山在城中，城在山中”的城市，因此“三山”也是福州的别名。

三十多年前，我还在上小学时，见到过一幅《牡丹水仙》的年画，一直都有印象，作者是福州花鸟画家郑乃珖先生，他在画上有“三山郑乃珖”的落款。

古代的福州，其实并不是想象当中南蛮所居的瘴疠之地。早在唐开元年间，这里就设置了丽正书院。到了五代时期，福州已经设立了招贤院和四门学（即大学）。宋代有石鼓书院。

郭璞在《迁城记》中曾有“左旗右鼓，全国二绝”的记载，说的就是福州城里的名山鼓山与旗山。鼓山，又名石鼓山，也就是宋代设立石鼓书院的地方，当时的石鼓书院与庐山白麓、衡山岳麓、南京应天等三大书院齐名。



画家们每每喜欢用故里山川风物名称作为闲章或用来题画。出生在湖南湘潭的白石老人，有闲章“中国长沙湘潭人也”；潘天寿因为家乡宁海冠庄有一座叫雷婆头峰的高山，他落款就常署名“雷婆头峰寿者”。福州城内的这座石鼓山，也就是曾宓在画面上常用闲章“石鼓山人”的出处。有时候，曾宓题在名号之前还有“左海”两字，这也是福州的一个地名，福州城西北现有左海公园。



晚清时期的福州，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策源地，这里更是人才辈出，许多满怀富国强兵梦想的志士都出生在这块土地上。他们当中有民族英雄林则徐、马尾船政的兴办者沈葆祯、海军老宿萨镇冰等，此外，近现代还有严复、林纾、林语堂、郑振铎、冰心、胡也频、林觉民、邓拓、侯德榜、陈景润等著名人物。



曾宓的父亲原是在直隶天津东海，曾宓有一方“祖上天津门”的印章。

晚清时期，曾宓的曾祖父曾省三先生与李鸿章有些关系，仕宦福州，从事盐政，因侨居焉，是为福州曾氏之始祖。在清代，盐官是一个出了名的肥缺，因此，曾宓祖上可称为是豪富。到他父亲一辈，相对于盐官，已经很有些家道中落。

而他的母系属于地道的福建人。

曾宓的母亲李玉珍女士也是当地很有名望的知识分子，曾任福州文山、寻珍等中学的数学教师，抗战胜利后长期担任小学校长。



1926年,曾叡先生在福州创立了福建博物研究会。《福建省志》是这样介绍福建博物研究会的:“民国时期,文化工作归教育行政管辖。民国十五年(1926年),福建博物研究会成立,以面向社会、面向科学为宗旨,设生物标本征集队,建立标本陈列室,由省教育厅、闽侯县教育局拨给补助费。”

《福建省志》虽然没有提到创办者曾叡先生,但已经明确了官方“拨给了补助费”,就是说承认是一家民间机构。据有关资料介绍,这是国内首家民办的博物研究会及动物园,蔡元培先生曾经予以高度的评价。

我翻阅过一部民国时期出版的书籍《锦绣山河》,这是邹韬奋在《生活周刊》发起刊登国内通讯的结集。有意思的是,这部书于民国廿二年七月出版,这正好是在邹韬奋这位杰出记者受迫害流亡国外的前夕。《锦绣山河》中收录了一篇著名爱国主义者、革命活动家杜重远先生采写的通讯《如适异国》,杜先生在这篇通讯中是这样记载曾叡和福建博物研究会的:

“福建博物研究会亦 福州极可注意事业之一。会长曾叡,副会长林君鉴清,十年前两君毕业于福州师范学校,匠心素具,博学多能,鉴于全国博物标本咸购自东邻日本,痛利权之外溢,展制造之天才,收集珍禽异兽,一面豢养,一面仿造,居然与购自外洋者无少异。制造愈多,兴味益浓,于是飞潜动植,五金石矿,无一而不收揽,无一而不仿造,俨然一动物园一博物院焉,补助于教育之进展处,厥功甚伟。中华书局及科学仪器馆皆为该会之重要主顾,福州各学校皆以该会为标本室,一般民众亦因之增长识见不少。惟经费一节,遂由省政府年助若干,而大宗款项皆由两君之自备。在过去十年中闻已耗费数万之钜,此种舍己为公之精神,尤足令人钦佩。闻蔡子民先生前参观该会时,愿以中华基金委员会底款项拨出一部分作为该会之基金。果而则该会前途之发展当更有望(生活书店发行《锦绣河山》民国廿二年七月出版)”。

杭州，是中国会展业的发源地。早在1929年，杭州就创办了首届西湖博览会，这很有可能是开创了现代博览会的先河。曾宓先生在这次西湖博览会上选送、展览了一批生物标本，并获得了最高的奖项。

从曾宓父亲曾觐先生的创立福建博物研究会、动物园和参加首届西博会，我们至少可以从中获取这样几方面的信息：曾宓的父亲是一个很能够接受新学的知识分子，在物研究、标本制作、博物收藏等方面的档次在当时属于一流水平，他不是埋头在书斋搞研究，而是非常重视信息，在较强的参与意识，并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。特别是他创立的博物研究会，为福州各学校提供了标本室，既节省了“外汇”，又使得学生与民众增长识见，这是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具体体现，也是与他的乡贤林则徐、萨镇冰等爱国人士富国强兵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。

我关注的是画家。作为研究一个画家，我想，曾宓父亲曾觐先生“博学多能”、“舍己为公之精神”（杜重远语）和对自然科学的一往情深，肯定会对画家曾宓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。



如同许多著名画家一样，曾宓也是从小就十分喜爱绘画。

我们已经对成名画家童年作画极为传神的故事耳熟能详。元代画家王冕幼年画荷花，“那荷花精神、颜色无一不像（《儒林外史》）”；明代的陈老莲四岁在壁上画关公，观者几欲下拜；晚清画家任伯年小时候，一次，他父亲任鹤声外出未归，家有陌生客人造访，任伯年默记其神采，客人走后，取笔勾勒出那人的大致容貌。父亲归家，一看任伯年勾勒的画，竟然立刻就知道来人是谁，以此来渲染任伯年敏锐的观察力和速写功力。

曾宓也有这样的故事。

曾宓还清楚地记得他的母校福州市庆城寺小学的旧貌。小时